

帶
經
堂
詩
話

帶經堂詩話卷二

漁洋山人

綜論門二

推較類

何遜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佳句也杜甫偷其語止改四字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便有儉氣論者乃謂青出于藍瞽人道黑白聾者辨宮徵可笑也

居易錄

唐宋以來作桃源行最傳者王摩詰韓退之王介甫三篇觀退之介甫二詩筆力意思甚可喜及讀摩詰詩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強不免面赤耳熱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

宗枬附識芷齋述高虛先生云善於評品不爽毫黍初白先生評昌黎桃源行云通暢流麗較勝右丞亦一時輿到之語耳或又專取右丞而詆退之介甫兩作謬非公論

元白因傳香於慈恩寺塔下忽覩章先輩八元詩吟詠竟日

悉令除去諸家之詩唯畱章作其五六句云迴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殊不成語不知元白何以心折如此盛唐高岑子美諸公同登慈恩寺塔賦詩或云秋色從東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岑或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高或云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杜此是何等氣槩視章作真小兒號啜耳每思高岑杜輩同登慈恩塔高李杜輩同登吹臺一時大敵旗鼓相當恨不廁身其間爲執鞭弭之役

并錄二

居易錄唐人章八元題慈恩寺塔詩云迴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俚鄙極矣乃元白激贊之不容口且曰不意巖維出此弟子論詩至此亦一劫也盛唐諸大家有同登慈恩

寺塔詩如杜工部云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又秦山忽破
碎溼潤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高常侍云秋風昨
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岑嘉州云下窺
指高鳥俯聽聞驚風又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
上萬古青濛濛已上數公如大將旗鼓相當皆萬人敵視八
元詩真鬼窟中作活計殆奴僕僮隸之不如矣元白豈未覩
此耶

香祖章八元賦慈恩塔詩元白見之云不意嚴維出此弟子
筆記其詩鄙惡俚俗予於居易錄已言之姚園客乃以爲盧照鄰
作又似無目人語矣

筆墨閒錄云退之石鼓歌全學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此論
非是杜此歌尙有敗筆韓石鼓詩雄奇怪偉不啻倍蓰過之

豈可謂後人不及前人也後子瞻作鳳翔八觀詩中石鼓一篇別自出奇乃是韓公勅敵

并錄二

池北偶談蘇文忠公鳳翔八觀詩古今奇作與杜子美韓退之鼎峙文定皆有和作謂之岐梁倡和集然魄力不逮文忠矣文定作文忠墓誌謂自黃州後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輒墮乎不能及然此早歲之作亦自不敵也頽瀆集中如魏佛狸湖陰曲等篇亦是高作

分甘餘話余嘗謂東坡鳳翔八觀詩不減杜子美宋人亦謂張芸叟鳳翔吳道子畫記不減韓退之

晚唐人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元人詩布穀叫殘雨杏花開半柳皆佳句也然總不如右丞與闌啼鳥緩坐久落花多自然入妙盛唐高不可及如此

山谷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不如雲中下蔡邑林際春
申君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不如雪後園林才
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此論最有神解後山詩話別記云魯
直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
乳燕青春深氣蒸雲夢澤云不如光涵太虛室波動岳陽樓
此語大減上二聯雅俗判然不煩秤量下一聯孟句雄渾天
成若光涵太虛室是何等語必記者之誤非黃論也居易錄
益都孫文定公銓詠息夫人云無言空有恨兒女粲成行諧
語令人頤解杜牧之至竟息亾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則
正言以大義責之王摩詰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更不著
判斷一語此盛唐所以爲高漁洋詩話

中州集詩石鼎夜吟詩句健奚囊春醉酒錢麤豪句也然不
如南唐吟凭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璫瑁筵風調嫺雅子向
謂徐文長詩欠雅馴者以此

古夫于亭雜錄

摘瑕類

杜八哀詩最冗雜不成章亦多吟嚙語而古今稱之不可解
也

漁洋詩話 并錄一

居易錄杜甫八哀詩鈍滯冗長絕少剪裁而前輩多推之崔鶴

至謂可表裏雅頌過矣試摘其累句如汝陽王云愛其謹潔
極上又回翠麀天笑不爲新手自與金銀匪唯帝老大皆是
王忠勤李邕云盼矇已皆虛跋涉曾不泥衆歸賜給美擺落
多藏穢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蘇源明云秘書茂松意溟
漲本末淺

文苑英華本
累不可曉

鄭虔云地崇士大夫况乃氣精爽方朔諧

太枉寡鶴誤一響張公九齡云骨驚畏曩哲鬢變負入境諷
詠在務屏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未缺隻字警云率不可
曉披沙揀金在慧眼自能辨之未可爲羣瞽語白黑也

全上予嘗議子美八哀詩後卽詩話先已言之曰如鄭虔之
類每篇多蕪詞累句或爲韻拘殊欠條鬯不如飲中八仙之
警策蓋八仙歌每人止三兩句八哀詩或累押二三十韻以
此知繁不如簡大手筆亦然又云八哀詩崔德符以爲表裏
雅頌中古作者莫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與太史公諸贊
方駕唯葉石林謂長篇最難魏晉已前不過十韻常使人以
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傾倒爲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
多尊稱不敢議其病蓋傷於多如李北海蘇源明篇中多累
句刮去其半方善石林之評累句之病爲長篇者不可不知

右皆確論與予意脗合

往讀退之雪詩龍鳳交橫飛及銀杯縞帶之句不覺失笑近
讀蘇子美雪詩有云旣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天
公似憐我貌古巧意衰點使莫借欲令學此兒女態免使埋
沒隨灰埃據鞍照水失舊惡容質潔白如嬰孩更爲噴飀子
美詩極爲歐陽所推與石曼卿梅聖俞齊名而其俚惡乃至
此何耶子美嘗自言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
可笑所謂人苦不自知耳

樂天作劉白倡和集解獨舉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
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爲神妙且
云此等語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之殊不可曉宜元白於盛

唐諸家興象超詣之妙全未夢見

已上池北偶談 并錄一

香祖
筆記

白樂天論詩多不可解如劉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

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等句最
爲下劣而樂天乃極賞歎以爲此等語在在當有神物護持
悖謬甚矣元白二集瑕瑜錯陳持擇須慎初學人尤不可觀
之白古詩晚歲重複什而七八絕句作眼前景語卻往往入
妙如上得籃輿未能去春風敷水店門前可憐八月初三夜
露似珍珠月似弓之類似出率易而風趣復非雕琢可及敷

在華州東水出羅敷谷鄜注敷水又北逕集靈宮西子過其地憶白詩亦爲之流連而不發也

亦見蠶尾續文

萬楚五日觀伎詩最爲惡劣滄溟持格律極嚴而獨取此首
殊不可解盧綸大歷十才子之冠冕而其贈駙馬都尉詩云
鴛鴦殿裏參皇后龍鳳樓前拜至尊才調集顧取之尤是笑

柄分甘餘話

宗柟案卷中指斥諸詩特舉其尤甚者餘可類推乃趙宮贊秋谷譚龍錄以沉舟側畔爲有道之言而於山人所論多不滿意何猶嫌白傅之謬邪至論三昧集中右丞太視詩字句疑謫東川緩歌行詞旨夸耀不當漫取亦屬拘墟且云比歲阮翁久而自知深不欲流布是書且悔池北偶譚之刻語語語酸澁然乎否耶唯于梁鯉觀美人隊一首嗜之良是子反復其詩既乖正則又鮮古首與徐漢取萬楚之作均不可解又案三昧集前後二序皆云四十二人今雖未凡四十三人或編次者誤入此首未可知也

惡詩相傳流爲里諺此真風雅之厄也如世亂奴欺主時衰鬼弄人唐杜荀鶴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羅口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五代馮道詩也閉門不管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藏一警句爲真西山劉漫塘所賞擊者也

高季迪明三百年詩人之冠冕然其明妃曲云君王莫殺毛延壽畱畫商岩夢裏賢此三家却學究語所謂下劣詩魔不知季迪何以墮落如此而盲者反以爲警策其後有彭三吾者又云畫師休盡殺夢弼要人圖轉入魔道矣又胡虛白詠

綠珠云枉費明珠三百斛荆釵那及嫁梁鴻郎瑛稱之皆所
云癡人前不得說夢也若永叔耳目所及尙如此萬里安能
制夷狄所謂詩論亦自近腐已上香祖筆記

宗柳稍識詩忌入魔如此條所指大率塵腐人所共知矣亦有意思可喜不爲識者所
取按靜志居詩話季迪楚官詞云細腰無限空相妬不覺瑤姬夢裡逢秦官詞云掖庭
無用恩難報願上蓬萊采藥船魏官詞云至尊莫信陳王賦那得人閒有洛神思非不
深第傷于巧不若吳宮之雅也學者味此方識得詩家上乘夫雅大雅卓爾不羣言哉
言乎豈雅高文
典册云爾乎

竟陵鍾伯敬集中早朝詩一聯云殘雪在簾如落月輕煙半
樹信柔風閱之不覺失笑如此措大寒乞相乃欲周旋金華
殿中將易千門萬戶爲茅茨土階耶古夫于亭雜錄

宗枏按殘雪一聯若作早春卽景詩亦不失爲秀句渠意在屏絕陳因竝欲掃卻銀燭
朝天等作而不覺自墮鬼趣耳故知翻掘白科自在高抱率言雅與題稱而不爲題縛
徒求工於纖仄之途
是則竟陵所蔽也

評駁類

余於古人論詩最喜鍾嶸詩品嚴羽詩話徐禎卿談藝錄而不喜皇甫汭解頤新語謝榛詩說又云弇州藝苑卮言品隲極當獨嫌其黨同類稍乖公允耳

漁洋詩話 并錄四

全上

鍾嶸詩品余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躋

躋尾續文作外

謬不少嶸

以三品銓叙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爲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鴆之與鯢鵬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照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譌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嶸譏其以廷

躋尾續文夫子亭雜錄俱作廷語見前漢東方朔傳從廷爲是扣

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於應璩郭璞出於潘岳鮑照出於

二張尤陋矣又不足深辨也

香祖
筆記

古人同調齊名大抵不甚相遠獨劉楨與思王竝稱予所不解建安七子自孔文舉不當與諸人同流此外如陳琳之飲馬長城窟行阮瑀之定情詩徐幹之室思皆有漢人風矩唯楨詩無一語可采而自古在昔竝稱曹劉未有駁正其非者鍾嶸又謂其仗氣愛奇動多振絕思王而下楨爲獨步殊似嚙語豈佳處今不傳耶乃秦少游亦云五字一何工妙絕冠儔匹殆亦耳食之習

居易
錄

皇甫百泉

訪

解頤新語殊不能啟發人意非徐昌國

楨

談藝錄之比

全上

徐昌國談藝錄云未睹鈞天之美則北里爲工不詠關雎之亂則桑中爲雋當是旣見空同之後深悔其吳歛耳而

牧翁顧力揚其少作正弇州所云舞陽絳灌旣貴後稱其屠狗吹簫以爲佳事寧不泚頰者也

謝在杭肇瀾小草齋詩話殊多憤憤啟發人意處絕少如云詩境貴虛故仙語勝釋釋語勝儒夫仙語如步虛辭等最易厭釋語入詩最近雅今乃反之豈非強作解事者唯所云王右丞律選歌行絕句種種臻妙圖繪音律獨步一時尤精禪理晚居剡川窮極山水園林之樂唐三百年詩人僅見此耳如云明詩遠過于宋又云本朝僅數名家力追上古然刻畫摹擬已不勝其費力矣其他作者雖復如林上乘雋語人無數篇要其究竟尙不及宋宋人有實學而本朝多剽竊故也右二條自相矛盾當以後論爲允又云國初詩林鴻高啟尙矣鴻一意盛唐而啟雜出元白長吉夫鴻之爲盛唐鷹鼎耳

安得與啟竝稱而且語有軒輊此真齊人之知有管晏而已
又云李西涯樂府野狐外道夫西涯樂府雖變體自是天地
間一種文字弇州晚年尙爾服膺遽斥之爲野狐外道可乎
約略駁正數端以例其餘至外篇雜篇以下多載晚唐五代
宋元詩無可采者正與劉後村詩話同耳

祝允明作罪知錄論唐詩人尊太白爲冠而力斥子美謂其
以邨野爲蒼古椎魯爲典雅麇獪爲英雄而總評之曰外道
李則鳳皇臺一篇亦推絕唱狂詩至于如此醉人罵坐令人
掩耳不欲聞

已上香祖筆記

宗杲按談龍錄阮翁鷲不喜少陵特不欲顯攻之每舉揚大年卽夫子之日以語客觀
集中所論其推少陵至矣如此條指斥京兆殆無餘地官贊云云或者有爲言之爾

千家注杜如五臣注選須溪評杜如郭象注莊此高識定論
虞山皆訾之余所未解

分甘餘話

宗柎附識高廬先生云千家注杜四

句見唐詩發籤又見胡元瑞筆叢

東坡詩筆妙天下外國皆知仰之子由使北詩云莫把文章
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其盛名如此然當時尙有指擿其
用事之誤者予居易錄中已言之王楙紀聞又云吳人方唯
深子通絕不喜子瞻詩文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清寒入山
骨草木盡堅瘦方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著也其狂僭
至此譬蟻螂轉糞語以蘇合之香豈肯顧哉

香齋詩記

胡元瑞論歌行自李杜高岑王李而下頗知畱眼宋人然於
蘇黃妙處尙未窺見堂奧在嘉隆後可稱具眼

分甘餘語并錄二

全上

胡應麟病蘇黃古詩不爲十九首建安體是欲繼天馬

之足作轅下駒也

陳去非語人云本朝詩慎不可讀者梅聖俞也不可不讀者

陳無已也見御掃編如此議論殊不可解

古夫于亭雜錄 并錄一

香祖筆記

徐敦立記陳去非語本朝之詩慎不可讀者梅聖俞也

不可不讀者陳無已也此意殊不可解去非之學杜亦予所未解也

曹東畝論詩曰四靈詩如啖玉腴雖爽不飽江西詩如百寶頭羹充口適腹余謂此齊人管晏之見耳四靈如襪材窘於方幅江西以山谷爲初祖然東坡云魯直詩如啖江瑤桂多食則發風氣

元瑞歷舉中州諸人特標出劉迎李汾亦是具眼然劉不稱其歌行李不舉煙波蒼蒼孟津戍一聯謬矣

已上分廿餘話

弇州卮言評中州集云直於宋而太淺質於元而少情二語最確牧齋先生推之太過所未喻也

古夫于亭雜錄

錢收翁撰列朝詩大旨在尊李西涯貶李空同李滄溟又因空同而及大復因滄溟而及弇州索垢指瘢不遺餘力夫其駁滄溟擬古樂府擬古詩是也并空同東山草堂歌而亦疵之則妄矣所錄空同集詩亦多泯其傑作黃省曾吳人以其北學于空同則攢之于朱凌谿應登顧東橋璘輩亦然予竊非之偶著其略于此收翁于予有知己之感順治辛丑序予漁洋詩集有代興之語寄予五言古詩云勿以獨角麟儷彼萬牛毛今三十餘年先生墓木拱矣予所以不敢傳會先生以誣前輩者亦欲爲先生之諍臣云爾

并錄四

居易錄 牧齋嘗警李何則并李何之友如王襄敏孟大理輩而俱貶之推戴李賓之則并賓之門生如顧文僖輩而俱褒之他姑勿論東江集予所熟觀詩不過景泰成化間沓拖冗長

之習由來談藝家何嘗推引而遽欲揚之王子衡孟望之之上豈以天下後世人盡能醫哉

附錄居易錄又云西涯相業大有可議卽劉謝去國一語李百喙何以自解牧翁乃強以擬東坡不知其人品相萬也又欲以顧文僊魯文恪輩追配黃秦晁張以予論之未見其可又云牧齋力攻空同其稍能與空同異者則亟進之至云空同就醫京口吳中人士皆絕弗與通又言高郵王磐口占詠老人燈詩面訊空同尤非事實當時空同文章氣節震動天下王磐何人敢爾無禮且空同勅壽寧侯劾劉燾名榜朝堂曠爲黨魁卽不以詩名世已仰之如泰山北斗乃絕弗與通如避豺虎蛇蝎然何爲者耶牧翁尊一學張禹孔光之西涯強擬東坡貶一能爲汲黯之空同曲如文致以此修史其顛倒是非必矣

全上 牧齋貶空同滄溟二李先生至矣吳人之師友二李者

如徐迪功黃五嶽以及弇州皆絕之於吳且夷迪功於文壁唐寅之列比之明妃遠嫁一日閱馮時可元成集辨徐太室二羅集序云吳詩清淺而靡弱不以二李劑之而何以詩哉元成吳人也其言如此天下後世其又可欺乎牧翁稱文徵仲詩近同年汪鈍翁注歸熙甫詩人之嗜好實有不可解者

付之一笑可矣

池北偶談空同贈昌穀詩崢嶸百年會一篇略云大歷熙寧各有

人敲金戛玉何繽紛高皇揮戈造日月草昧之際崇儒紳英雄杖策集軍門金華數子真絕倫宣德文體多渾淪偉哉東里廊廟珍我師崛起楊與李力挽一髮回千鈞其推唐宋大家及明初作者可謂至矣牧齋獨不舉此何也

全上

海鹽徐豐厓

咸

詩談云本朝詩莫盛國初莫衰宣正至

宏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復繼之自是作者森起於今爲烈當時前輩之論如此蓋空同大復皆及西涯之門虞山撰列朝選乃力分左右袒長沙何李界若鴻溝後生小子竟不知源流所自誤後學不淺

楊夢山先生

魏明史
邵尚書

五言古詩清真簡遠陶韋嫡派也五律尤

高雅沉澹予嘗選評其集刻之牧齋所取非其至者而又云
李中麓諸人咸推之楊李詩格相去霄壤顧反引李以爲楊
重耶大抵牧齋錄詩意在庀史詩之去取殊草草不足爲典
要讀者當分別觀之勿爲盛名所怵乃善耳

已上居易錄

史斷自胡致堂管見而後以東阿于文定公讀史漫錄爲最
竟陵鍾退谷史懷多獨得之見其評左氏亦多可喜詩歸議
論尤多造微正嫌其細碎耳至表章陳昂陳治安兩人詩尤
有特識而耳食者一槩吠聲可歎

古夫于亭雜錄

嚴滄浪詩話借禪喻詩歸於妙悟如謂盛唐諸家詩如鏡中
之花水中之月鏡中之象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乃不易之
論而錢牧齋駁之馮班鈍吟雜錄因極排詆皆非也

池北偶談
并錄三

古夫于
亭雜錄常熟馮班

字定遠著鈍吟雜錄多拾錢宗伯牙慧極詆

空同滄溟於宏正嘉靖諸名家多所訾警其自爲詩但沿香
籛一體耳教人則以才調集爲法余見其兄弟兄名舒所評才
調集亦卑之無甚高論乃有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何
也

宗杲按談龍錄自序云弱冠入京師聞先達名公緒論心怦怦焉每有所不能愜既而
得常孰馮定遠先生遺書心愛好之學之不復至于他人此條末數語蓋謂趙氏也至
用張釋之傳語山人
乃亦誤同流俗耶

分廿餘話嚴滄浪論詩特拈妙悟二字及所云不涉理路不落言
詮又鏡中之象水中之月羚羊挂角無跡可尋云云皆發前
人未發之秘而常熟馮班詆諆之不遺餘力如周興來俊臣
之流文致士大夫鍛鍊周內無所不至不謂風雅中乃有此
羅織經也昔胡元瑞作正楊識者非之近吳及修齡作正錢
余在京師亦嘗面規之若馮君雌黃之口又甚於胡吳輩矣

此等謬論爲害於詩教非小明眼人自當辨之至敢訾滄浪爲一竅不通一字不識則尤似醉人罵坐聞之唯掩耳走避而已

居易錄

前輩大家各有本末非後生小子一知半解所得擅議

近代如陳晦伯胡元瑞之正楊是也吳人吳爰字修齡予少時友其人嘗著正錢錄以駁牧齋予極不喜之觀洪文敏容齋五筆所載嚴有翼者著藝苑雌黃頗務譏詆坡公名其篇曰辨坡文敏以爲蚘蚘疑作蟬撼大樹乃知此等不度德不量力古人亦有之矣

帶經堂詩話卷二

帶經堂詩話卷三

漁洋山人

懸解門一

佇興類

蕭子顯云登高極目臨水送歸蚤雁初鶯花開葉落有來斯
應每不能已須其自來不以力構王士源序孟浩然詩云每
有製作佇興而就余生平服膺此言故未嘗爲人強作亦不
耐爲和韻詩也

祖詠試終南

池北偶談
有山字

望餘雪詩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

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卽納卷或詰之詠曰意盡閨
濟美試天津橋望洛城殘雪詩只作得廿字云新霽洛城端
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主司覽之稱賞再三

遂唱過二事絕相類題韻皆同

并錄一

池北

祖詠試終南山雪詩云云主者少之詠對曰意盡王士

源謂

孟浩然每有製作佇興而就寧復罷閣不爲淺易山谷

亦云吟詩不須務多但意盡可也古人或四句或兩句便成一首正此意

香鑪峯在東林寺東南下卽白樂天草堂故趾峯不甚高而江文通從冠軍建平王登香鑪峯詩云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長沙去廬山二千餘里香鑪何緣見之孟浩然下轡石詩暝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落星在南康府去轡亦千餘里順流乘風卽非一日可達古人詩祇取興會超妙不似後人章句但作記里鼓也

亦見皇華紀聞

已上漁洋詩話

世謂王右丞畫雪中芭蕉其詩亦然如九江楓樹幾回青一

片揚州五湖白下連用蘭陵鎮富春郭石頭城諸地名皆寥
遠不相屬大抵古人詩畫只取與會神到若刻舟緣木求之
失其指矣

池北偶談

宗枏案詩家唯論與會道里遠近不必盡合此神到之作古人有之
後人正藉口不得或謂山人此條有爲而言潛以自解者則又非也

唐人五言絕句往往入禪有得意忘言之妙與淨名默然達
磨得髓同一關捩觀王裴軻川集及祖詠終南殘雪詩雖鈍
根初機亦能頓悟程石臞有絕句云朝過青山頭暮歇青山
曲青山不見人猿聲聽相續予每歎絕以爲天然不可湊泊
予少時在揚州亦有數作如微雨過青山漠漠寒煙織不見
秣陵城坐愛秋江色青蕭條秋雨夕蒼茫楚江晦時見一舟
行濛濛水雲外江上雨後明月來照見下山路人語隔溪煙借
問停舟處惠山下鄒
流綺過訪山堂振法鼓江月挂寒樹遙送江南人鷄

鳴峭帆去

焦山曉起送
崑崙還京口

又在京師有詩云凌晨出西郭招提過

微雨日出不逢人滿院風鈴語

早至天
寧寺

皆一時佇興之言知味

外味者當自得之

香祖筆記

入神類

宋景文云左太冲振衣千仞罔濯足萬里流不減嵇叔夜手
揮五弦目送飛鴻愚案左語豪矣然他人可到嵇語妙在象
外六朝人詩如池唐生春草清暉能娛人及謝朓何遜佳句
多此類讀者當以神會庶幾遇之。顧長康云手揮五弦易
目送歸鴻難隸可悟畫理

古夫于亭雜錄

張道濟手題王灣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于政事堂
王元長賞柳文暢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書之齋壁皇甫
子安子循兄弟論五言推馬戴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以

爲極則又若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稱爲文外
獨絕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羣公咸閣筆不復爲
繼司空表聖自標舉其詩曰回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玩此

數條可悟五言三昧

并錄一

漁洋詩話 弇州云嘗見皇甫少元百泉兄弟論詩五言以猿啼洞

庭樹人在木蘭舟爲極則二句乃晚唐馬戴詩

謝元暉洞庭張樂地李太白黃鶴西樓月二詩同是絕唱唐
人劉綺莊詩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
勝愁落日低帆影迴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妙
處不減謝李徐昌穀洞庭葉未下一篇尤爲清警右四詩皆
奇作也

已上香祖筆記

或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答曰太白詩牛渚西江夜青

天無片雲登高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
聞明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襄陽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
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常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
不可見日暮空聞鐘詩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無跡
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

分廿餘語

七言律聯句神韻天然古人亦不多見如高季迪白下有山
皆遶郭清明無客不思家楊用修江山平遠難爲畫雲物高
寒易得秋曹能始春光白下無多日夜月黃河第幾灣近人
節過白露猶餘熱秋到黃州始解涼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
天遠不宐秋釋讀徹一夜花開湖上路半春家在雪中山皆
神到不可湊泊

香齋筆記 并錄一

漁洋詩話律句有神韻天然不可湊泊者如高季迪白下有山皆

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曹能始春光白下無多日夜月黃河
第幾灣李太虛節過白露猶餘熱秋到黃州始解涼程孟陽
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空秋是也余昔登燕子磯有
句云吳楚青蒼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或亦庶幾爾

宗柝附識虞山王應奎東漁柳南隨筆程松圓秣陵天遠不空秋
句王新城極賞之按此句本戴叔倫作似以天遠易凋散二字耳

要旨類

書曰詩言志故文中子曰大風安不怠危其霸心之存乎秋
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

居易錄

司空表聖作詩品凡二十四有謂冲澹者曰過之匪深卽之
愈稀有謂自然者曰俯拾卽是不取諸鄰有謂清奇者曰神
出古異澹不可收是品之最上者

舊尾文 并錄一

香祖筆記表聖論詩有二十四品子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

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形容詩境亦絕妙正與戴
容州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八字同旨

弇州云朦朧萌拆情之來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四語亦妙

香社筆記

汾陽孔文谷

天允

云詩以達性然須清遠爲尙薛西原論詩獨

取謝康樂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言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
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傳遠也何必絲與竹山水有

清音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华清遠兼之也總其妙在神韻

矣神韻二字予向論詩首爲學人拈出不知先見於此

池北偶談

陳后山云韓文黃詩有意故有工若左杜則無工矣然學左

杜先由韓黃此語可爲解人道

居易錄

朱少章詩話云黃魯直獨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

禪家所謂更高一著也此語入微可與知者道難爲俗人言

香祖筆記

宋吳唯信中孚湖州人寓吳嘉定之白鶴邨吳有糜先生者於九經注疏悉能成誦嘗見中孚賦絕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閑將心事卜金錢梨花落盡東風軟商略平生到杜鵑巫下拜曰天才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筆下矣觀此可悟作詩三昧韓退之詩似論蘇子瞻詞似詩昔人謂如教坊雷大使舞終非本色正此意也

池北偶談

劉公子節之

和

詩云少陵詩竭情右軍書趁媚譬如今雅琴

乃是古鄭衛此語固頗高何以處衰季多巧傷元化僞古愈堪畏強擬皇娥篇勦取岫嶼字不如求真至辛澹皆可味旨

哉言乎

分甘餘話

詩以言志古之作者如陶靖節謝康樂王右丞杜工部韋蘇州之屬其詩具在嘗試以平生出處考之莫不各肖其爲人尙友千載者自能辨之

三十年前予初出交當世名輩見夫稱詩者無一人不爲樂府樂府必漢饒歌非是者弗屑也無一人不爲古選古選必十九首公讌非是者弗屑也予竊惑之是何能爲漢魏者之多也歷六朝唐宋以詩名其家者甚衆豈其才盡不今若耶是必不然故嘗著論以爲唐有詩不必建安黃初也元和以後有詩不必神龍開元也北宋有詩不必李杜高岑也二十年來海內賢知之流矯枉過正或乃欲祖宋而祧唐至於漢魏樂府古選之遺音蕩然無復存者江河日下滔滔不返有識者懼焉

已上獨尾文

予題華子潛巖居稿曰向嘗與學子論詩云工于五言不必工于七言工于古體不必工于近體觀鴻山及唐孟襄陽集可悟今人自古樂府古詩十九首已下無不擬者乃妄人也

居易錄

曹頌嘉

禾

祭酒常語余曰杜李韓蘇四家歌行千古絕調然

語句時有利鈍先生長句乃句句用意無瑕可攻擬之前人殆無不及余曰唯句句作意此其所以不及前人也四公之詩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行乎其所以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以不得不止余詩如鑑湖一曲若放翁遺山已下或庶幾耳

分
甘餘話

宗枬附識芷齋述高廬先生云唯句句作意故不及前人真詩中三昧語也老杜云得
失寸心知諒哉然先生此言正所謂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極下惠之可者不然鮮不流
于畫廓
之謂矣

真訣類

姜白石詩說

香祖筆記云有數則可取錄之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

云僻事實

用熟事虛用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

以盡之善措辭者也

筆記有篇終出入意表或反終篇之意皆妙二句

句中無餘字篇中無

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終

筆記

有餘意善之善

者也始于意格成于句字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

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一篇全在結句如截奔

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若夫意盡辭不盡

刻豁歸權是也辭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也一家之言自有

一家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韻聲乃是歸宿處樵枋者

語雖似之韻則入矣右論詩未到嚴滄浪頗亦足參微言

溫伯

雪子目擊而道存

漁洋詩話

見莊子田子方篇

元秋澗王惲述承旨王公論文語曰入手當如虎首中如豕
腹終如蠶尾首取其猛腹取其植穰尾取其螫而毒也見本
集喬吉夢符論作今樂府法亦云鳳頭豬肚豹尾大槩起要
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見輟耕錄池北偶談

宗柎附識藝苑卮言七言歌行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發也如千鈞之弩一舉透革
縱之則文矯落霞舒卷絢爛一入促節則嬰風急雨窮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驕下坂
明珠走盤收之則如燕聲一擊萬騎忽斂寂然無聲又云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
二也收結三也唯收爲尤難如作平調舒徐綿麗者結須爲雅詞勿使不足令有一唱
三款意奔騰洶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附有餘中作奇語峻奪人魄者須令上
下脈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跡方成篇法此是祕密大藏印可之妙子風受
其語前賢會
未及此錄之

虞伯生送袁伯長扈駕上都詩中聯云山連閣道晨留輦野
散周廬夜屬囊以示趙承旨子昂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爲天
野爲星則尤美虞深服之蓋鍊字鍊句之法與篇法竝重學
者不可不知於此可悟三昧古夫于亭雜錄

三百篇既亾而楚詞興楚詞不競而古詩作學士大夫將自兩漢以遡風雅之濫觴舍楚詞無由宋晁无咎朱元晦所輯錄自淮南小山而下其聲類楚者咸采摭不遺而東坡山谷教人作詩之法亦唯曰熟讀三百篇楚詞曲折盡在是矣

尾文

夫詩之道有根柢焉有興會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鏡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此興會也本之風雅以導其源泝之楚騷漢魏樂府詩以達其流博之九經三史諸子以窮其變此根柢也根柢原於學問興會發於性情於斯二者兼之又幹以風骨潤以丹青諧以金石故能銜華佩實大放厥詞自名一家

漁洋文

六經廿一史其言有近於詩者有遠於詩者然皆詩之淵海

也節而取之十之四五雁結謾諧之習吾知免矣一日典畫
瀟湘洞庭不必蹙山結水李龍眠作陽關圖意不在渭城車
馬而設釣者於水濱忘形塊坐哀樂嗒然此詩旨也次曰遠
詩三百五篇吾夫子皆嘗弦而歌之故古無樂經而由庚華
黍皆有聲無詞土鼓鞀鐸非所以被管弦叶絲肉也次曰諧
音律昔人云楚詞世說詩中佳料爲其風藻神韻去風雅未
遙學者由此意而通之搖蕩性情暉麗萬有皆是物也次曰
麗以則

鷓尾續文

洪昇昉思問詩法於施愚山先述余夙昔言詩大指愚山曰
子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卽現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樓縹
緲俱在天際余卽不然譬作室者餽甃木石一一須就平地
築起洪曰此禪宗頓漸二義也

或問詩工於發端如何應之曰如謝宣城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杜工部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王右丞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高常侍將軍族貴兵且強漢家已是渾邪王老杜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是也

已上漁洋詩話

律詩貴工於發端承接二句尤貴得勢如懶殘履衡岳之石旋轉而下此非有伯昏無人之氣者不能也如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下卽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下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下云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錦瑟怨遙夜遶絃風雨哀下云孤燈聞楚角殘月下章臺此皆轉石萬仞手也

分廿餘話

七言律有以疊字益見悲壯者如杜子美無邊落木蕭蕭下
不盡長江滾滾來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是也
有以疊字益見蕭散者如王摩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
木轉黃鸝徐昌穀開軒歷歷明星夕隱几蕭蕭古木秋王敬
美山鳥自呼泥滑滑行人相對馬蕭蕭是也詩小雅蕭蕭馬
鳴悠悠旆旌楊柳依依雨雪霏霏此用疊字之始後人千古
受用不盡

予少時有一聯云山雲遙變夏水草靜當軒汪茗文程周量
皆喜之六合李侍郎聖一獨云律詩一聯中銖兩須字字相
稱軒字恐對夏字不過余深服之又余少時最好李太白牛
渚西江夜孟浩然掛席幾千里諸篇數數儼之董侍御玉蚪
規余云律詩須句句做未可但騁逸氣余亦深服之此皆余

五十年論文益友今俱宿草追思愴然聊記之以示來者

已上香祖筆記

微喻類

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有一史後至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之舍使視之則解衣盤礴贏君曰可矣此真畫者也詩文須悟此旨

漁洋詩話

越處女與勾踐論劒術曰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司馬相如答盛覽論賦曰賦家之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詩家妙諦無過此數語

唐德宗使段善本授康崑崙琵琶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後乃盡段之藝知此者可與言詩

矣

已上香祖筆記

象耳袁覺禪師嘗云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煙雨蘆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云是丹青此禪髓也予謂不唯坡谷唐人如王摩詰孟浩然劉沓虛常建王昌齡諸人之詩皆可語禪

僧寶傳石門聰禪師謂達觀曇穎禪師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效者工否者拙何以故未忘法耳如有法執故自爲斷續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此道人語亦吾輩作詩文真訣佛印元禪師謂衆曰昔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卽罵曰汝口不用反記吾語異時裨販我去學者漁獵語言文字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卽狂吾輩作詩文最忌裨販所謂汝口不用反記吾語者也

林間錄載洞山語云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

句子嘗舉似學詩者今日門人鄧州彭太史直上始來問予

選唐賢三昧集之旨因引洞山前語語之退而筆記 夾山

曰坐卻舌頭別生見解叅他活意不叅死意達觀曰纔涉唇

吻便落意思竝是死門故非活路

已上居易錄

越處女與勾踐論劍術曰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司馬相如畬盛覽曰賦家之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雲門禪師曰汝等不記已語反記吾語異日禪販我耶數語皆詩家三

昧漁洋詩話

嚴滄浪以禪喻詩余深契其說而五言尤爲近之如王裴翹川絕句句字入禪他如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卻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常建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劉脊

虛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妙諦微言與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等無老別通其解者可語上乘

蠶尾續文

捨筏登岸禪家以爲悟境詩家以爲化境詩禪一致等無差別大復與空同書引此正自言其所得耳顧東橋以爲英雄欺人誤矣豈東橋未能到此境地故疑之耶

釋氏言羚羊挂角無跡可求古言云羚羊無些子氣味虎豹再尋他不著九淵潛龍千仞翔鳳乎此是前言注腳不獨喻詩亦可爲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

已上香祖筆記

書家謂索靖有一筆飛白書畫家謂戚文秀畫清濟灌河圖中有一筆趨騰回摺逾五丈通貫于波浪之間予謂文家亦有此訣唯司馬子長之史韓退之蘇子瞻之文杜李韓蘇之歌行大篇足以當之

居易錄

附錄居易錄又云戚文秀畫水一幀袁樞題云戚文秀清濟滌河圖爲畫鑿所載秀北宋名士推重一時善于畫水筆力調暢一筆長數丈自邊際起貫于波濤之間超騰迥絕毫不失序日與相對

惘然流涕愈看愈奇

南城陳伯璣允衡善論詩昔在廣陵評予詩譬之昔人云偶然欲書此語最得詩文三昧今人連篇累牘牽率應酬皆非偶然欲書者也坡翁稱錢唐程奕筆云使人作字不知有筆此語亦有妙理

畫家界畫最難如衛賢馬遠夏珪王振鵬皆以此專門名家不足貴也郭忠恕畫山水入逸品乃工界畫斯足異耳論詩文當以是推之或云忠恕以篆籀畫屋

已上香祖筆記

吳道子畫鍾馗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扶鬼眼時稱神妙或以進蜀主孟昶甚愛重之一日召示黃筌謂曰若以拊指搯鬼眼更有力試改之筌請歸數日看之不足以絹素別畫

一鍾馗如暴指并吳本進納暴問之對曰道子所畫一身氣力色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今筌所畫一身氣力意思併在拇指是以不敢輒改此雖論畫實詩文之妙訣讀史記漢書須具此識力始得其精義所在

古夫于亭雜錄

附錄居易錄吳道子畫鍾馗以左手捉鬼右手扶鬼目有得之以獻蜀王者蜀主甚愛之常張于臥內一日名黃筌曰若用拇指指其目愈有力令筌改之筌請歸私室數日別畫用拇指者并吳畫以獻蜀主問之對曰道子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臣今所畫一身之力併在拇指以故不敢輒改蜀主嗟賞其言此雖論畫實文章家要訣也又分甘餘話東坡志林記杜處士蓄戴嵩畫牛一幅甚寶惜之有牧童見而笑曰牛鬥力在角尾當搐入兩股間今掉尾而鬥謬矣此與黃筌別畫鍾馗扶鬼眼精神意思俱在

拇指同音

新唐書如近日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真畫也史記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右王楙野客叢書中語得詩文三昧司空表聖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也

香齋筆記 并錄一

續尾

子嘗聞

香祖筆記作觀

荆浩論山水而悟詩家三昧矣

筆記無矣字又無下其言二字

其言曰遠人無目遠水無波遠山無皴又王恉野客叢書有

云筆記無有云二字

太史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意在筆

墨之外

筆記有也字無下文

詩文之道大抵皆然

宗姪茂京

原

庚戌進士今爲禮科都給事中太常煙客先生

孫同年端士兄

捩

長子也畫品與其祖太常頡頏爲予雜做

荆關董巨倪黃諸大家山水小幅十幀真元人得意之筆又

自題絕句多工其二云蟹舍漁莊略約邊柳絲荷葉鬪清妍

十年零落荒園景彷彿當時趙大年

西田圖

橫岡側面出煙鬢

小樹周遮雲往還尺幅巒容寫荒率曉來剪取富春山

大癡富春山嶺

一日秋雨中茂京攜畫見過因極論畫理其義皆與詩文相

通大約謂始貴深入既貴透出又須沈著痛快又謂畫家之

有董巨猶禪家之有南宗董巨後嫡派元唯黃子久倪元鎮
明唯董思白耳予問倪董以閑遠爲工與沈著痛快之說何
居曰閑遠中沈著痛快唯解人知之又曰仇英非士大夫畫
何以聲價在唐沈之間徵明之右曰劉松年仇英之畫正如
溫李之詩彼亦自有沈著痛快處昔人謂義山善學杜子美
亦此意也

居易錄 并錄一

蠶尾文芝廬先生刻其詩成自江南寓書命給事君屬予爲序
給事自攜所作雜畫八幀過余因極論畫理以爲畫家自董
巨以來謂之南宗亦如禪教之有南宗云得其傳者元人四
家而倪黃爲之冠明二百七十年擅名者唐沈諸人稱具體
而董尙書爲之冠非是則旁門魔外而已又曰凡爲畫者始
貴能入繼貴能出要以沈著痛快爲極致予難之曰吾子於

元推雲林於明推文敏彼二家者畫家所謂逸品也所云沈著痛快者安在給事笑曰否否見以爲古澹閑遠而中實沈著痛快此非流俗所能知也予曰子之論畫至矣雖然非獨畫也古今風騷流別之道固不越此唐宋以還自右丞以逮華原營邱洪谷河陽之流其詩之陶謝沈宋射洪李杜乎董巨其開元之王孟高岑乎降而倪黃四家以逮近世董尙書其大歷元和乎非是則旁出其詩家之有嫡子正宗乎入之出之其詩家之捨筏登岸乎沈著痛快非唯李杜昌黎有之乃陶謝王孟而下莫不有之子之論論畫也而通于詩矣

清言類

景文云莊周云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遠矣令人蕭寥有遺世意愚謂秦風蒹葭之詩亦然姜白石所云言盡意不

盡也

古夫于亭雜錄 并錄二

漁洋詩話

宋景文筆記莊生曰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遠矣

讀至此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

全上

又云左太冲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

世表意不減嵇叔夜目送飛鴻之語

劉勰文心彫龍論晉宋間詩云莊老告退山水方滋余取其

語以序宋牧仲太宰詩牧仲遂鐫小印曰山水方滋

漁洋詩話

劉賓客論僧詩有曰因定而得境故條然以清由慧而遺詞

故粹然以麗晁伯以嘗述其言以題黃龍諸老之詩

蠶尾文

歐陽公云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蘇公云

歲云莫矣風雪淒然紙牕竹屋燈火青熒時于此間得少佳

趣此等寂寥風味富貴人所不耐而予最喜之政苦一年中

如此境不多得耳二公蓋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歐公有刑部

海棠及刑部看竹詩今刑部詎復有此游觀之勝耶

香齋筆記并錄一

居易錄

東坡云歲行盡矣風雪淒然紙牕竹屋燈火青熒時於

此中得少佳趣予平生嘗于歲寒風雪時領略此一段風味
自謂雖三公不易然沉酣富貴人或難語此

宗棟按此後諸條多有不涉詩語者試於蕙壚茗盞間味之無非詩家妙境也惜各種中此類殊夥故所錄止此

東坡居士在儋耳作十八大阿羅漢頌予最愛其二頌

第九尊者

云飯食已畢撲鉢而坐童子茗供發籥吹火我作佛事淵乎

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第十六尊者

云盆花浮紅篆煙綠青無問

無答如意自橫點瑟旣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此

頌真契拈花微笑之妙者又一頌

第十五尊者

云薪水井臼老矣不

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得非自寓之詞耶

居易錄

潁濱棲賢寺記造語奇特雖唐作者如劉夢得柳子厚妙於
語言亦不能過之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
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渡橋而東依
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滙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
之變石壁之址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于簷上杉松竹箭
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予遊
廬山至此然後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畫圖後人不能及也

香祖筆記

西溪叢語洛陽董氏蓄一雷琴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
古無人蹤唯石蕉巖四語不減東坡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予
嘗喜古水仙操叙事絕妙而琴曲有聲無意義欲以此補之

居易錄 井錄三

全上 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踪唯石嶠巉右古琴銘攪
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右文與可琴銘二銘
造語之妙不減蘇黃

香祖
筆記

陳晉州士業

宏

云極喜古琴銘四句云山虛水深萬籟

蕭蕭古無人蹤唯石嶠巉能理會此段便是羲皇以上人王
山史宏嘗取俞益期牋云步其林則寥朗庇其廕則蕭條可

以長吟可以遠想

分世
餘話

古琴銘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四句新建陳士業述之於

寒夜錄乃姚寬西溪叢語所載洛中董氏家藏雷琴也

石林避暑錄述景修言往以九月望夜道錢唐與詩僧可久
汎西湖至孤山時已夜分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鎔銀傍山
松檜參天露下葉間蕤蕤皆有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

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坐中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米囊覆其背以爲平生得此無幾此一段文字非東坡不能道景修姓張字敏叔常州人也

香齋筆記

洪覺範作夾山本禪師銘云白檜林間矯如飛鶴不涉春緣碧巖花落宛然坡谷語

古夫于亭雜錄

雪二日夜乍晴上嘯臺東望林木蒼茫宛然范寬倪迂之筆會樵唱軒落成初移筆研几榻燭下作書寄內兄賓公山中書竟偶錄宋人絕句地爐檟柵燈火青熒歲暮風味恨不與賓公同之也

漁洋文

戴叔倫論詩云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神出古異澹不可收采采流水逢逢春明漪見底奇花初胎晴雪滿林隔溪漁舟剡蛻文冢銘云氣如蛟宮

之水巖羽云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
姚寬西谿叢語載古琴銘云山高谿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
唯石焦巖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王少伯詩云
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

漁洋詩話

帶經堂詩話卷三

帶經堂詩話卷四

漁洋山人

總集門一

纂輯類

昔荀綽撰五言詩美文其書不傳而昭明之選所錄五言詩自漢迄齊梁甚具學詩者宗焉然其中頗雜四言又公讌應教諸篇率多蕪雜予撰漢魏六朝五言詩視蕭選微有異同至其菁英鮮闕略矣

樂府別是聲調體裁與古詩迥別然漢人廬江小吏羽林郎陌上桑之類叙事措語之妙愛不能割班姬怨歌行卓氏白頭吟被之樂府何非詩耶至曹氏父子兄弟往往以樂府題叙漢末事雖集本無謂之古詩亦可予間多采摭集本作故若六

朝子夜讀曲等歌悉不載

齊梁以後短句已是唐

集本作短

律唐絕

集本作疑誤

楊用修五言律祖

既有專書茲頗取其警策絕句亦然

十九首之妙如無縫天衣後之作者顧求之鍼縷襞績

集本作積

之間非愚則妄此後作者代興鍾記室之評題矣愚嘗論之

當塗之世思王爲宗應劉以下羣附和之唯阮公別爲一派

司馬氏之初茂先休奕二陸三張之屬槩乏風骨太冲挺拔

崛起臨菑越石清剛景純豪儁不減于左三公鼎足此典午

之盛也過江而後篤生淵明卓絕後先不可以時代拘墟

均

集本作論矣

宋代詞人康樂爲冠諸謝奕奕迭相映蔚明遠篇體驚奇在

延年之上謝之與鮑可謂

集本無可謂二字

分路揚鑣仲偉之品于明

遠多微詞愚所未解

集本有矣字

齊有元暉獨步一代元長輔之自茲之外未見其人梁代右文作者尤衆繩以風雅略其名位則江淹何遜足爲兩雄沈約范雲吳均柳惲差堪羽翼固知此道真賞論定不誣非可以東陽零陵身參佐命遂堪集本作能劫持一代文柄也

陳朝寥寥孝穆稱首摠持流品視徐未宜竝論然華實兼美殆欲過之子堅蕪累愧其名矣

北朝魏齊之間顏介最爲高唱高教曹短章不減斛律金二君可敵南朝沈慶之曹景宗集本有矣字至于集本無至于一字邢魏之流未

強人意劉景蕭慤踰淮不化亦未易才北集本作後周寥寥厯得

子淵子山二人之才一時瑜亮而鍾儀之悲開府爲至矣

隋混一南北煬帝之才實高羣下長城白馬一篇殊不類陳

隋間人楊處道沉雄華瞻風骨甚邁已闢唐人陳杜沈宋之

軌餘子莫及

集本作非餘子所及也

唐五言古詩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之俳

優陳伯玉之力

集本作功

最大曲江公繼之太白又繼之感寓古

風諸篇可追嗣宗詠懷景陽雜詩貞元元和間韋蘇州古澹

柳柳州峻潔

集本有二公於唐音之中超然復古非可以風會論者十八字

今輒取五家之作附于漢

魏六代作者之後李詩篇目浩繁厘取古風未遑悉錄然四

唐古詩之變

集本作源流

可以

集本無以字

略觀焉

右略論五言升降之變如此卷之繁簡次第雖視當時作者

輩行篇什多寡然風氣轉移頗示疆畛如阮籍別于鄴下諸

子左思別于壯武諸家叔原

集本作源

列于諸謝何遜江淹冠于

沈范諸如此類具

集本作且

存微旨覽者遇于意言之外可焉

明五言詩極爲摠雜西涯之流源本宋賢李何以來具體漢

魏平心論之互有得失未造古人獨高李廸皇甫子安兄弟

薛君采高子業徐昌國華子潛寥寥數公窺見六代三唐作

者之意余別有綜論偶于此書發大凡云爾集本無已上五言此一條詩凡例

愚撰五言詩竟復鈔古逸漢魏迄唐宋金元諸家長句爲七

言詩若干卷謝太傅問王子猷曰集本無曰字云何七言詩對曰昂

昂若千里之駒沉沉若集本作如水中之鳧此命名所自也

七言始于擊壤歌雅頌之維昔之富不如時予其懲而茲後

患學有緝熙于光明至臨河歌南山歌以下其辭匪一皆七

言之權輿也鈔古歌一卷若皇娥白帝二歌屬王嘉僞撰則

附錄卷末

大風垓下聲自集本作始漢音至武帝秋風柏梁其體大具曹子

桓燕歌行陳孔璋飲馬長城窟行皆唐作者之所本也六朝
唯鮑明遠最爲適宕七言法備矣鈔漢魏六朝詩一卷梁陳
隋長篇頗多而氣不足以舉其辭沿及唐初益崇集本作流繁縟
愚均無取焉

明何大復明月篇序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

集本有其調二字

反

在少陵之上說者以爲有功于風雅

集本無此句

遑矣然遂以此槩

七言之正變則非也二十年來學詩者東書不觀

集本無東書不觀四字

但取王楊盧駱數篇轉相仿倣膚詞剩語一唱百和集本有是字豈

何氏之旨哉今略取李嶠以下氣格頗高者得四篇以見六

朝入唐源流之槩

集本有云字

鈔初唐詩一卷

開元大歷諸作者七言始盛王李高岑四家

集本作王右丞李東川暨高岑四家篇

什尤多李太白馳騁筆力自成一家大抵嘉州之奇峭

集本作附

供奉之豪放更爲翔獲今鈔盛唐五家之作爲一卷王龍標

崔司勳間取一二附之

詩至

集本有杜字

工部集古今之大成百代而下無異詞者

集本無者字

七

言大篇尤爲前所未有後所莫及

集本作不逮

蓋天地

集本作萬古

元氣之

奧至杜而始發之今別于盛唐諸家鈔杜詩一卷

杜七言千古標準自錢劉元白以來無能步趨者貞元元和

間

集本有能字

學杜者唯韓文公一人耳

集本無耳字

鈔韓詩一卷李義山

韓碑一篇直追

集本作追配

昌黎今附

集本作附之

卷末

宋承唐季衰陋之後至歐陽文忠公始拔流俗七言長句高

處直

集本作欲

追昌黎自王介甫輩皆不及也廬山高一篇公所

自負然殊非其至者鈔歐

集本有陽字

詩一卷

充公之後學杜韓者王文公爲巨擘七言長句蓋歐陽公後

勁蘇黃前茅特其妙處微不逮數公耳鈔王詩一卷

集本無此一條

歐陽公見蘇文忠公自謂老夫當放此人出一頭地蓋非獨

古文也唯詩亦然文忠公七言長句之妙自子美退之後一

人而已鈔蘇詩一卷文定視文忠郝莒矣今略採

集本無採字

十餘

篇附之以備眷山

集本有一家二字

之派

集本作詩

蘇文忠公凌躔千古獨心折山谷之詩數効其體前人

集本作輩

之虛懷如此

集本作是

後世腐儒乃謂山谷與東坡爭名何其陋

耶山谷雖脫胎于杜顧其天姿之高筆力之雄自闢庭戶

集本

作門庭宋人作江西宗派圖極尊之

集本有以字

配食子美要亦非山

谷意也鈔黃詩一卷

元祐文章之盛推蘇門六君子黃嘗自負其詩在鼂張之上

顧無咎七言佳處頗得文忠之逸叔用具茨集寥寥無多一

鱗片甲始高出無咎之上議者以爲唯陸務觀能髣髴之非過論也鈔二鼃詩一卷

南渡氣格下東都遠甚唯陸務觀爲大宗七言遜杜韓蘇黃

諸大家正坐沉鬱頓挫少耳集本有然字要集本非餘人所及鈔陸

詩一卷

南渡以後程學盛于南蘇學盛于北金元之間元裕之其職志也七言妙處或追東坡而軼放翁鈔元詩一卷中州集載

劉迎無黨長句數篇風格獨高今集本無今字附錄

元詩稱虞楊范揭道園自負如漢廷老吏愚數觀學古錄其

詩誠非三家所及恨篇什稍集本無稍字寡耳鈔虞詩一卷劉靜修

刻畫山水集本作遺山間有可采略取數篇附之

元詩靡弱自虞伯生而外唯吳立夫長句瑰瑋有奇氣雖踈

宥或遜前人視楊廉夫之學飛卿長吉區以別矣淵穎集宋
文憲公所編愚幼而好之集本無此句今略其全集本作合作鈔吳詩一

卷

有明一代作者衆多七言長句在明初則高季迪張志道集本

無張志道字

劉子高爲最後則李賓之至何李學杜厭諸家之坦迤

獨于沉鬱頓挫處用意雖一變前人號稱復古而同源異派

實皆以杜氏爲崑崙墟近日錢受之七言學韓蘇其筆力學

問足以赴之愚于明詩別有論次故集本無此字此鈔不及集本有

恩鈔諸家七言長句大旨以杜爲宗唐宋以來善學杜者則

取之非謂古今七言之變盡于此鈔集本作遂盡於此觀唐人元白張

王諸公悉不錄正以鈔不求備故也舉一隅以三隅反其在

同志同志集本作後之君子已上七言詩凡例

宗柎按山人選詩大旨具此凡例中其於五七言分界處不啻開鑰以示矣顧耳食者羣昧于盛名而漫不加省腹誦者致疑于創論而靡所適從不知源流派別唐宋諸賢特求盡言至遺山徵引其端山人乃從而大暢其旨耳曩時嵩廬先生跋所鈔遺山詩曰陵川郝伯常作元氏墓誌云先生以五言雅爲工而出奇于長句雜言余觀集中有東坡詩雅引云五言以來六朝之譎陋唐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厚最爲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爲之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又有別李周卿詩云古詩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間陶與謝下逮韋柳止乃知王漁洋五言詩凡例其論實本於此讀書如吾友方許具隻眼若歌行大篇杜韓蘇三家卓絕千古後學筆力若孱又未識其波瀾意度所在因而束身中晚或則哆口初唐摹擬徒工意境愈狹矣益嘆山人所鈔與元氏脗合固至當歸一之論也

嚴滄浪論詩云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司空表聖論詩亦云味在酸鹹之外康熙戊辰春杪日取開元天寶諸公篇什讀之於二家之言別有會心錄其尤雋永超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爲唐賢三昧集釐爲三卷不錄李杜二公者仿王介甫百家例也張曲江開盛唐之始韋蘇州殿盛唐之終皆不錄者已入子

五言選詩故不重出也

漁洋文

廣陵所刻唐詩七言律神韻集是予三十年前在揚州啟涑兄弟初入家塾暇日偶摘取唐律絕句五七言授之者頗約而精如臯昌丹書青若見而好之手鈔七律一卷攜歸其後二十年秦州繆肇甲黃泰來刻之非完書也集中有陳太史其年及二子增入數十篇亦非本來面目矣

居易錄

明興至宏治百有餘年李何崛起中州吳有昌穀徐氏爲之羽翼相與力追古作一變宣正以來流易之習明音之盛遂與開元大歷同風洎嘉靖之初後生英儁稍稍厭棄先矩去而規撫初唐於時作者數家例乏神解唯高子業繼起大梁自寫胸情埽絕依傍弁州詩評謂昌穀如白雲自流山泉冷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子業如高山鼓琴沉思忽往木葉盡

脫石氣自青譚藝家迄今奉爲篤論其弟敬美又云更百千年李何尚有廢興徐高必無絕響其知言哉不佞束髮則喜誦習二家之詩弱歲官揚州數于役大江南北停驂輟權必以廸功蘇門二集自隨順治辛丑泊舟海陵嘗取二集評次錄爲一通大抵於徐主廸功集而外集別集什不取一於高主五言而七言則姑舍是此本貯篋中久矣康熙己卯居京師燒燭檢故書適得二集鉛槧宛然輒加刪補鋟版京師以申平生辦香二公之志云

明詩莫盛於宏正宏正之詩莫盛於四傑四傑者北地空同李氏汝南大復何氏吳郡昌國徐氏其一則吾郡華泉邊公四傑之外又稱七子而顧華玉朱升之王稚欽之徒咸負盛名弗得與於四傑七子之列故千秋論定以李何爲首庸邊

徐二家次之浚川對山漢陂泊東橋凌谿已還則皆羽翼也
昔鍾記室品詩謂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平原爲
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延年爲輔而高
棟論唐詩亦有大家羽翼之目由是言之四傑之在宏正其
建安之陳思元嘉之康樂歟今李何二集學士家有其書邊
集一刻於胡中丞可泉再刻於魏司理永孚暇日參伍二刻
雉其繁蕪掇其精要與徐氏廸功集併刻於京邸公仲子習
字仲學以詩世其家有遺稿一卷將錄其可存者附斯集後
以備一家之言

已下蠶尾續文 并錄四

香圃
筆記吾鄉風雅盛于明宏正嘉隆之世前有邊尚書華泉後
有李觀察滄溟滄溟集盛傳于世華泉集一刻于胡中丞可
泉再刻于魏推官允孚又逸藁六卷刻于王方伯桃溪又有

李中麓太常選本山西臺察趙侯齋刻于太原予所及見者前三本而中麓選本獨未之見諸本亦漸就澌滅矣康熙已

卯予乃選刻于京師凡四卷

亦見鶯尾續文

鶯尾續文邊華泉先生有二子曰翼曰習習字仲學能以詩世其家先生自給事中一麾出守兩視學政於晉於梁內陟卿寺歷官南京戶部尙書所至登臨山水購古書金石文字累數萬卷而家無中人之產身後至無以庇其子姓仲子貧困負薪以授徒取給餽粥今所存睡足軒詩一卷故友徐隱君夜購得手稿重裝之余刻華泉集於京師乃取徐本重閱之錄其半刻附先生集後

漁洋詩話

余選華泉集刻成又選劉吏部希尹集得若干篇希尹名天民歷城人及與華泉相倡和古選在華泉之上五言近

體精深華妙遠不逮邊矣

居易錄

嚴怡字石谿如臯人嘉靖間明經與邊仲子南洲

習以

詩相倡和予嘗錄其二篇附刻仲子集後

附錄此條後段門人許宮允山濤嗣隆曰怡家貧行誼尤潔嘗館于富室歲暮將歸主人設筵祖道以優伶侑觴酒闌主人出兼金爲壽且云先生試一權之怡大怒曰君乃以我爲商賈乎立散之諸伶拂袖而歸不持一錢

僕自弱冠薄遊京輦浮湛江介入官中朝常與當代名流服襄驂駕自虞山樓江合肥諸遺老流風未沫老成具存咸相與上下其議論頗窺爲文之訣加名師益友近在家庭忽忽不自知其樂也彈指已往才如夙昔遂多死生契濶之記憶昔與考功從容燕語每舉選詩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之句憮然久之詎謂中年備歷斯境自考功云亾恒欲編綴遺文以報地下日月既逝人事屢遷感子桓來者難誣之言取

篋衍所藏平生師友之作爲之論次都爲一集自虞山而下
凡若干人詩若干首又取向所撰錄神韻集一編芟其什七
附焉通爲八卷存歿悉載竊取篋中收季川中州登敏之之
例以考功終焉

漁洋文

大唐新語謂梁簡文好作豔詩江左化之謂之宮體晚年改
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今觀玉臺新詠
所錄皆靡靡之音正足推波助瀾何區雅鄭此集予在京師
曾見宋刻今

蘇尾續
文作此

吳中寒山趙氏翻

續文
作隨

刻本可謂逼真

附別選

宋中丞牧仲

蘇尾續文有
在吳中三季

得王介甫唐百家詩選殘本自第五卷

王昌齡李頎起至第八卷錢起盧綸司空曙止又自十三卷

王建起

建詩二卷
逸上卷

至十六卷許渾止中間第六卷沈千運已下

全取元次山篋中集而益以李嘉祐等七人通三十八家蓋

亦詳于中晚而略于初盛宋人選唐詩大槩如此意初唐盛

唐諸人之集更五代亂離傳者較少故也續文作耶牧仲謂今續文

有世所傳十卷是章安楊蟠所改竄非介甫元本此雖闕本

而真面目尚在山陽閻百詩若云曾見閻賈持翻刻本正二

十卷惜無從覓續文之續文有矣字無下文近牧仲有書至云已購得全

本方刻之吳門云并錄五

香王介甫唐詩百家選全本近牧仲開府寄來新刻乃常

熟毛扆所得江陰某氏藏本計百有四人有乾道己丑蘭皋

倪仲傳序略云予自弱冠肄業於香溪之門嘗見是書頃有

親戚宦南昌得之臨川以歸惜其道遠難致且字畫漫滅故

鏤版以新其傳云余按其去取多不可曉者如李杜韓三大

家不入選尙自有說然沈宋陳子昂張曲江王右丞韋蘇州

劉脊虛劉文房柳子厚劉夢得孟東野槩不入選下及元白

温李

鄧尾續文有皮陸二字

諸家不存一字而高岑皇甫冉王建數子每

人所錄幾餘

續文作廢

百篇介甫自序謂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

然乎否耶世謂介甫不近人情于此可見

續文作世謂介甫一生好惡拂人之性此選亦然

故物自可寶惜然謂爲佳選則未敢謂然請以質諸後之善

言詩者當知余言不妄

漁洋詩話

王介甫唐百家詩宋牧仲尙書從常熟毛扆得古本刻

之余閱一過寄牧仲書云百家選古物自可寶惜然去取大

謬謂爲佳選則未敢聞命其書載王建詩多至兩卷不啻數

百篇而王楊沈宋陳子昂張燕公張曲江王右丞韋蘇州劉

賓客諸大家不錄一首若謂宋次道家無此數十家文集何

以謂之藏書家若有之而一字不入選尙得爲有目人耶後
閱嚴滄浪詩話已先余言之安石一生相業所謂好惡拂人
之性此選亦然

香祖筆記

嚴滄浪云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于唐人英靈閣氣集

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夸韋述之流

皆唐流文作詩

無少增損次序

亦同儲光羲而下方是荆公自去取大歷以後其去取深不

滿人意况如沈宋

二字續文在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

王右丞賈至韋應物孫逖祖詠劉昫虛棊母潛劉長卿李賀

諸公皆大名而集皆無之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
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斂衽而莫敢議可歎也與予
前論暗合若符節益信予所見非謬然予實不記憶續文無滄浪先有此論也

全上 徐敦立云唐人詩集行于世者凶慮數百家宋次道家藏最備嘗以示王介甫俾擇其尤者今百家詩選是也然則予前所云陳伯玉張道濟張曲江王右丞韋左司諸公之集次道家盡無之耶抑有之而見擯于介甫耶如此等著聞之集皆無之何以稱備有之而不取尙得爲有目人耶

分廿諸說皆言王介甫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餘話其家藏唐詩百餘編俾介甫選其佳者介甫使吏鈔錄吏倦於書寫每遇長篇輒削去今所傳本乃羣牧吏所刪也余觀新刊百家詩選又不盡然如刪長篇則王建一人入選者凡三卷樂府長篇悉載何未刊削王右丞韋蘇州十數大家何以絕句亦不存一字余謂介甫一生好惡拂人之性是選亦然庶幾持平之論爾

內鄉李子田藜撰宋藝圃集二十二卷凡二百八十人時在

隆慶初元海內尊尚李王之派諱言宋詩而子田獨闡幽抉

異撰爲此書其學識有過人者然于宋初載廖融江爲沈彬

孟賓于之流皆五代人也又取馬定國周昂李純甫趙胤廳

鑄史肅劉昂霄諸人皆中州集所載金源之產懸尾續文作金源產也定

國又劉豫僞翰林學士也續文無此句而與續文有周字平園誠齋續文無誠齋字石

湖石湖上續文有范字放翁續文無放翁字等并續文有並作列淵澠混續文有混能別之四字所宜刊

正已上香祖筆記

宋任淵撰山谷精華錄八卷詩賦銘贊六卷雜文二卷宋槧

本也有章印李中麓太常開先圖書印記淵自序云萬寶集于

前則萬其價萬其色因不無去取擇而千之亦自具一可否

有上選焉黃太史山谷集幾萬其篇章走嘗節其要而謬注

之什之一也然其間猶有幽蘭叢桂奇玉明珠萃類拔出者
又別帙焉是上選也一日雷子誠過而見之喜欲授梓來索
實版故併述其所以然而與之天社任淵序按淵卽注陳后

山集者惜錄中取舍未愜人意耳

居易錄

宗栢附識子兄筠廬撮從華山馬氏購得山谷精華錄乃明嘉靖間摹宋槧本繕刻頗
工愚嘗手鈔一過觀其錄取大意祇以備體且多闕入游戲之作未可云上選也因念
自宋迄今詩文大家代不乏人求其無體不工如吾郡朱太史竹垞可稱卓絕近已家
有其集如得明眼人詳審體裁哀錄精要視任氏所編殆無足言自知學識奔灑志焉
未逮昔此以
俟世之君子

谷音一卷皆宋末人詩上卷王澮以下凡十人率任俠節義
之士下卷詹本以下凡十五人則藏名避世之流也番陽布
衣瀟湘漁父以下五人不可得其姓字要之皆宋之逸民也
其詩慷慨激烈古澹蕭寥非宋末作者所及是時謝臯羽林
霽山輩皆以文章節義著于東南而又有此三十人者與之

遙爲應和亦奇矣此書毛氏汲古閣本與月泉吟社合刻最工
工以友施愚山備兵湖西又嘗刻之清江蓋杜清碧其郡人也
也適見黃少司馬雪洲集記此書初得之臨淮顧德光氏後
又見江西刻本多帝虎陶陰之憾閱託南都博洽之士是正
稍復其真虞部主事吳時冕見而愛之遂刻諸真州分署以
傳知宏正以來此書蓋不一刻矣集中諸人本末各有耿耿
不沒者宜有神物在在護持之也黃名瓚字公獻揚之儀真人
香祖筆記亦見蠶尾續文 并錄一

池北偶談谷音二卷元清江杜本清碧所輯其人皆節俠跡弛之士
詩亦斧異可喜常疑清碧自撰託名於人及得其清江碧嶂
集觀之殊庸庸無足取與所輯迥不類谷音吾友施愚山爲
湖西監司時亦嘗刻于臨江

程孟陽

熹

鈔選中州集虞山錢先生序之康熙丁亥門人汪

于鼎

洪

寄新安舊刻本請余刪補將重鐫梓余觀其去取多

不愜人意報書已之如劉迎無黨之歌行李汾長源之七言

律爲中州集之冠而去取猶未當其他可知

漁洋詩話 并錄一

古夫子

學維錄

程孟陽常選元遺山中州集新安有刻本余觀其去取

率不可解卽如劉迎無黨之七言古詩李汾長源之七言律

詩乃集中眼目雖北宋作者無以過之顧多從刊削所收反

叢睦不足觀牧齋先生稱其老眼無花照見古人心髓然歟

否歟于鼎以此書寄余求增刪重刻之余謂存而不論可也

竹垞說吳門陸醫士其清家有洪炎玉父集元人稅汝權易

啟蒙小傳顧阿瑛選元人詩亦名玉山雅集又阿瑛選張伯

雨詩皆毛氏刻十元人詩所不載

門人顧嗣立字俠君彙選元詩集自元好問迄張雨輩起甲終癸凡百家與石門吳之振孟舉宋詩鈔竝行兩朝之詩略具二書矣其傳例倣虞山明列朝詩甚有雅裁

已上居易錄

海豐故太宰夢山楊公詩予曩居京師旣選其最者刻梓以傳又得檄餘錄以授其縣人吏侍冰壺王公諾爲重刊會其卒未果戊辰於慈仁寺復得宏正詩鈔蓋太宰撰集名家之作起空同訖石川凡十卷合檄餘錄觀之公取裁大旨約略具是矣宐其自運之清迥絕俗也

漁洋文

陳大樽明詩選於宏正間持擇甚精嘉靖以來便稍皮相什得七八耳至儼早朝應制之體闌入未免可厭萬歷以下如湯養仍曹能始不愧作者槩置之郤下無譏之列此則大誤須合牧齋列朝詩集觀之

宏嘉備虞山先生之論不足爲據當以諫爲正

古夫于亭雜錄

康熙辛丑方畬山

文

自虞山過廣陵言牧齋先生近撰吾彖

集載阮亭詩數篇此集竟未之見同時陳伯璣

允衡

撰國雅施

愚山

閩章

撰藏山集葉訥菴

方

撰獨賞集陳其年

維

撰篋衍集

今唯篋衍一集行於世

漁洋詩話

并錄一

古夫子
亭雜錄

纂本朝詩者數十家大都以爲結納之具風騷一道江

河日下皆若輩爲之唯錢牧齋先生吾彖集施愚山藏山集
葉訥菴獨賞集陳其年篋衍集卷帙不多猶有殷璠高仲武
唐選之風陳伯璣國雅始甚矜貴不妥入一篇後遂汎濫可
惜其詩慰一編先已成書乃可傳蓋無所瞻徇故也上元龔
賢字半千纂詩遇率近體專宗晚唐亦不至惡道

刪訂類

唐文粹所取詩止樂章樂府古調而格詩不錄視後來鼓吹

三體諸唐詩特爲近古較殷氏英靈元氏篋中二集稱宏備
矣予少習是書惜其雅俗雜糅未盡刊削如馬異結交貫休
行路難之類譬珠玉蒙於沙礫恒思陶汰之未暇也廬居少
事輒取刪之定爲六卷於是去俗存雅唐賢之光酸益發越
於千載之下矣姚氏編詩起甲終癸分類瑣屑槩爲汰去而
次第則仍其舊云 漁洋文 并錄五

宗枏附識談龍錄因見阮翁雜著呼律詩爲格詩是猶歐陽公以八分爲韻也近時西
亭汪氏編訂白香山詩有云唐人詩集中無號格詩者卽大歷以還有齊梁格元白格
元和格葫蘆體輒進退諸格多兼律詩而言不專主古體也顧格詩之義雖無考而見
諸公之文章者可證元少尹集序宗簡河南人著格詩若干首律詩若干首由是觀之
格者但別於律詩之謂今前集既分古調樂府歌行以類各次於說論開適感傷之卷
後集不復分類別卷遂統稱之曰格詩耳時本于格詩下復繫歌行雜體字是以格詩
另爲古詩之一體矣豈元少尹生平獨不爲歌行雜體乎况公後集自序曰邇來復有
格律詩洛中葉記亦曰分司東都及茲十二年其間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初未嘗及歌
行雜體者固以格字該衆之也按此則文粹所錄全是格
詩而以此稱屬之律體誤矣趙氏之論固未可樂非爾

池北 偶談 唐文粹載皎然古意詩云一朝力士脫靴後玉上青蠅

生一箇紫皇案前五色麟忽然掣斷黃金鎖才調集載賈島詩妻是九重天子女身爲一品令公孫鴛鴦殿裏參皇后龍鳳樓前拜至尊其俚已甚予嘗合文粹及唐人選唐詩刪爲一集今刻於崑山

香祖筆記文選而下唯姚鉉唐文粹卓然可觀非他選所及其錄詩皆樂府古調不取近體尤爲有見余嘗取而刪之與英靈間氣諸集刪本都爲十種竝行於世

附錄此條後段叵友姜編修西溟宸英又嘗刪其賦頌碑誌序記等雜文爲一編西溟歿此書不知流落何處

居易錄予選五言七言詩及唐賢三昧集二書皆姜西溟徵君

序之又選唐人選唐詩自河岳英靈已下八家益以韋莊又玄姚鉉文粹爲十種乞序于朱竹垞太史太史復書云姚氏文粹旣入選中則英華鼓吹三體衆妙聲畫正音萬首絕句

諸本似不應遺顧予取吳興以其獨載樂府古調詩在五季
詩道卑靡之後有復古之功非諸家所及若英華萬首取備
故博而雜鼓吹三體唯錄格詩氣格卑下衆妙二妙亦然楊
仲宏唐音品第略具而又多紕漏不及高氏品彙之詳審聲
畫止題畫之作歲時雜詠僅節序之篇皆非文粹比也故略
論之有暇當取前諸本益以文章正宗唐人詩唐釋子宏秀
集續爲一書恨安石百家選無從見之耳

巔尾文答秦
函仙宮論書

再承先生書問深感注存知名園卻掃銳意著書清

詠之多亦復盈筥碧山舊社爲不寂寞矣何時得辦筇笠一
訪雲林清闕之奇耶三昧一集偶然成書妄欲令海內作者
識取開元天寶本來面目又妄謂後世選唐人詩較唐人自
選終隔一塵故又嘗取殷璠高仲武諸家之選各加刪定而

益以韋莊又玄姚鉉文粹通爲唐選十集刻于玉峯又二十年前曾有五言詩七言詩之選頗有別裁五言始十九首而終隋附以唐陳拾遺張文獻李供奉古風韋蘇州柳柳州五人之作七言則始易水大風垓下諸歌而終於宋元諸大家荆溪爲刻其本先生試遣訊二處索之可朝發夕至也

居易錄

近日金陵有刻唐詩十集者謂爲予所訂或作序假爲

予言云予奉此爲金科玉律年來於此道稍有會者得力於是書良多云云不勝駭異及訪是集閱之乃標華亭唐汝詢仲

言名大旨在通高漫士李滄溟鍾退谷三選之郵而以汝詢詩解附之強分甲乙丙丁等目淺陋割裂可一笑也門人盛珍示方爲予較刻唐詩十種選集集名適同慮其亂真且悞後學當寄書使正之

宋洪容齋纂唐人萬首絕句曾表進孝宗御覽批答甚優又賜茶一百夸清馥香十貼薰香二十貼金罍一百兩當時右文之盛可以想見然余觀其書踏譌淆亂如何遜沈警乃梁陳間人樂行采入何警句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改作絕句至唐小說如東陽夜怪錄諸詩皆載之敬去文盧倚馬之類亦載之更爲不根而四唐之詩略無詮次有一人之作而分屬數卷者尤難檢閱蓋當日祇欲取盈萬首都無持擇故也余每病之歸田後選鈔數百首別爲一集以繼文粹詩選之後面目差改觀矣

古夫于亭雜錄 并錄十

萬首絕句
選凡例

五言初唐王勃獨爲擅場盛唐王裴朝川唱和工力悉敵劉須溪有意抑裴謬論也李白氣體高妙崔國輔源本齊梁韋應物本出右丞加以古澹後之爲五言者於此數家

求之有餘師矣

全上 七言初唐風調未諧開元天寶諸名家無美不備李白

王昌齡尤爲擅場昔李滄溟推秦時明月漢時關一首壓卷
余以爲未允必求壓卷則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
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絕
句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中唐之李益劉禹錫晚唐之杜牧
李商隱四家亦不減盛唐作者云

宗博附識子凡寒坪云初唐風調未諧誠然盛唐以氣體勝中晚以神韻勝卽其至者
而論盛唐不乏神韻而中晚之氣體稍別矣此漁洋之論壓卷而不及中晚也又云到
首壓卷無疑若韓翃之寒食張繼之楓橋夜泊卽次之矣又評摹詰云渭城朝雨妙絕
右今卻不能言其妙在何處譬如右軍蘭亭一時典會所至偶然得之欲復作一首便
難評太白云景與意會振筆疾書極宇宙之奇觀爲古今之絕調評龍標云太白氣體
高妙全以神行少伯文采風流無微不至皆七絕中之冠蓋造極者評并州云發端高
絕用意入微旗亭一畫已足千秋樂府流傳何以多爲凡爲子點定
萬首絕句選本最爲精審略其數語如右亦可識其評次之大凡矣

全上 王弇州云七言絕句少伯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

又云七言絕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甚工中晚唐主意意工

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此論甚確

全上集中仙詩鬼詩妙作頗多亦略存之不必辨其真僞

全上七言如孫元晏胡曾之詠史曹唐之小游仙讀之輒作

嘔噦一槩不錄錄元晏一首

宗棟附識見寒坪云羅虬比

紅兒詩亦當接此例刪之

全上唐絕句有最可笑者如人主人臣是親家如蜜蜂爲主

各磨牙如若教過客都來啣采盡商山枳殼花如兩人對坐

無言語盡日唯聞落子聲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

日愁當日如何下筆後世如何竟傳殆不可曉

全上才調集載王之渙惆悵詞容齋因之無論其詩氣格迥

異而之渙開元時人乃預詠霍小玉崔鶯鶯事豈非千古笑

柄按惆悵詞乃王渙所作渙字羣吉晚唐人詩載計敏夫紀
事今正之

全上 詩出小說家者不錄間有存者止冷朔陽戎昱舒元興
數首耳

全上 元汶陽周氏撰三體唐詩不專絕句明新都楊氏撰唐
絕增奇非唐人之全元趙章泉澗泉選唐絕句其評注多迂
腐穿鑿如韋蘇州滁州西澗一首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
鸝深樹鳴以爲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之象以此論詩豈復有
風雅耶余爲此選亦以補周氏楊氏之所未及而爲趙氏一
洗膚陋之見云爾

全上 余舊撰盛唐諸公詩曰三昧集又刪唐人英靈間氣篋
中御覽國秀極玄又玄搜玉才調九集益以宋姚氏唐文粹

樂府古歌詩爲十集唯宋洪氏萬首唐人絕句每欲刪定以其浩汗輒爾中輟後二十年始成卽此本是也唐選更有丹陽麗則二集訪求數十年不可得漢上題襟集聞楚潛江莫進士與先有藏本數千里往借鈔則詭云頃遊鄱陽失之矣迄今以爲憾事并記於此

光嶽英華集十五卷第一至三卷皆唐人詩第四至十卷則元人詩後五卷附明初詩元末汝南許中麗仲孚氏所編豫章揭軌序稱許氏取合作者分律詩歌行凡若干首今本歷七言律詩無歌行或非完書矣然卷帙與經籍志合豈焦氏所據卽此本而歌行久闕軼不傳耶所錄旣皆律詩所取者又皆圓孰穩順不爽銖黍下唐詩鼓吹遠甚而序稱其勝楊仲宏氏唐音非篤論矣然自有宋歐梅蘇黃已後律詩多變

體求其抑揚抗墜有唐人遺音者百無一焉此編由極變而返之正不爲無補予乃刪去唐詩別次爲七卷定爲元詩光嶽英華集仍以明初詩五卷附之通十二卷藏之篋中

漁洋文

東坡詩云詩文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謂藝文志載劉伶集三卷伯倫非他無文章鍾退谷謂劉脊虛生平詩才十四首予觀獨孤及三賢論及殷寅所歎脊虛之長不止于詩詩亦豈止十四首但此一頌十四詩足以不朽其人他文可不必傳政如白頭花鈿滿面不如美人半粧耳山谷豫章集最多而晚年自刪其詩止存三百篇徐昌穀自定廸功集亦最少二公正得此意予生平爲詩不下三千首門人盛侍御誠齋符升曹祭酒義晉禾爲撰精華錄意存簡貴然所取尙近千首愧山谷昌穀多矣

香社筆記 井錄二

池北偶談黃魯直晚自刊定其詩止三百八篇徐昌穀自選廸功集亦止三百餘首昔人自愛其名如此

分廿餘話徐昌穀少年詩所稱警句如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與唐子畏杜曲梨花杯上露灞陵芳草夢中煙伯仲之閒耳較之自定廸功集不啻霄壤微空同師資之功不能超凡入聖如此

帶經堂詩話卷四